

第二次感受失落和歧视

石教英 2009年7月6日

在我的那篇“第一次感受失落和歧视”随笔的结尾处曾引用了一句故人的话：“多寿则辱”并感慨自己的无知，以前不知道这句话！先人告诉我们人老了就会受到不公正待遇，老人面对不公正待遇已无力抗争，于是就会有受辱感，道理就这么简单。似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使我第二次提笔写类似的随笔，写下这些感受纯粹是一种自娱而已，也算是一个纪录。

事情是由国家从2009年正式给国家重点实验室增拨一笔科研业务费，我们实验室2009年度获500万元科研业务费。这是一件新生事物，为了用好这笔经费，实验室领导发扬了民主，于是有了一场热闹的争论。我的第二次失落和歧视感也因此而生。我的第二次失落感和歧视感可概括为“活死人感”和“人未走，茶就凉感”。

所谓活死人感，就是使我有既象活人，又象死的感觉，或有时象活人，有时象死人的感觉。在这场如何用好这笔经费的讨论中，我作为实验室的一员，同时作为实验室领导班子一室务委员会成员，积极的参与了这场讨论。我实话实说提了自己认为该说的话，使我有活人感，我提不同看法和人争论，象煞有介事的象一个活人。但是实事求是的讲，整个事件与我无关——国拨的实验室经费没有我的份，从而使我有象死人的感觉。近两年来，实验室使用大笔设备更新费，更新了教师学生的计算机，唯独我的计算机不在更新之列。我不象死人象什么？有人会问这笔500万科研经费中论文奖励费不是有你石教英的名字么，怎么能说没有你石教英的份。是的，我的博士生孙鑫2008年有篇SIGGRAPH第一作者，署名浙江大学CAD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论文获奖，奖金高达10万元之多。本年度仅有两篇SIGGRAPH论文，获10万元每篇的高额奖金，我为什么说这笔奖金与我无关呢？因为近几年来，由于我的科研项目经费有限，给博士生的经费支持也很有限，因此我决定学校发的论文奖金全额为学生所有，我作为导师不再提取一分钱。我会用这种全额划归方式来处理实验室给孙鑫论文的奖金。总之，国拨的实验室经费没有我的份，使我有象死人的感觉。

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著名唱段“人一走，茶就凉”道出了世态之炎凉。现在我改了她一个字作为我的感受就成了“人未走，茶就凉”。我所说的“茶就凉”就是指上述结论——实验室国拨经费没有我的份。现在要说清楚的是“人未走”这句话了。

这句“人未走”有三层含义，是指我仍是浙大聘的教授；从未离开过实验室的办公室；仍为浙大，为实验室有实质性产出。我称我的上述状态为“人未走”是不过分的。是的，我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退休，但我从2007年9月1

日起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经学院和学校人事处批准被回聘为浙大教授继续工作至今。严格讲这期间有 2 个月，即 2007 年 7-8 两个月处于无人聘用状态。学校的这一回聘制度是实事求是之举，因为教授们不能一办理退休手续就不顾手头的工作是否结束，而一退了之。学校采用“回聘”机制允许教授们从容的结束手头工作，我认为这是学校明智之举。我理解不顾什么“聘”，总之是学校认可的“聘”，即浙大聘的教授，这是我认为“人未走”的第一层含义。

我指的“人未走”的第二层含义是我这两年来从未离开过实验室办公室，实验室领导也从未要求我离开实验室，允许我继续使用实验室的硬软件资源至今。我和实验室存在事实工作关系是无法否认的。我在 2007 年退休之际给实验室主任鲍虎军教授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可在我个人主页上找到）。信中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请求实验室领导能允许我和我的学生继续占用实验室资源两年，以便结束我的工作；二是请求辞去室务委员会成中一职。鲍主任没有给我回信，但如上所述，实验室没有要求我离开办公室，允许我和我的学生继续使用实验室资源至今，也一直要求我参加室务委员会会议至今，所以我一直认为和实验室存在事实上工作关系的。

我所说的“人未走”的第三层含义是：在 07，08，09 三年中我是为浙大为实验室工作，并有所产出的。三年来已毕业博士生 12 名，还有一名博士生将于今年年底毕业。08 年我承担的 973 子项目顺利结题，通过国家验收；07，08，09 三年我的博士生分别有一篇第一作者，署名浙大的 SIGGRAPH 论文发表；08 年有一本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译著问世，09 年即将有一本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问世，以上我择要列举了近三年来的主要产出，说明“人未走”的第三层含义。

另一方面，我对实验室领导允许我和我的学生继续占用实验室资源心存感激之情。特别是鲍虎军教授为我支付了科学出版社专著的出版费用达 5 万元之多，林海教授从去年下半年起为我几位在读博士生支付了助学金。我生病时鲍虎军和吕思超亲自到家看望并给了慰问金，小金给我许多帮助，老付为我打扫办公室卫生，实验室给我的温暖我都铭记在心。写到这里，我似乎有了“茶未凉”的感觉，好在我对“茶已凉”是有明确定义的。

当我形成了上述感受思路之后，在家里有过激烈争论，妻子任以静给我的忠告是：一闭嘴；二赶快结束工作回家。她甚至问我：“难道你在乎这区区几万元钱吗？”扪心自问，我的确不在乎这区区几万元钱，但我在乎我形成的失落和歧视感受是如此强烈，无法忘却。最后还是提笔忠实地纪录了我的感受思路，既是作为一个纪录，更是一种老人消磨时光的自娱而已！